

墨

子

冊三

星

子

星

子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臚元撰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

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

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

說文于助反

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

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

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

也

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

云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

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

言運鈞轉動無定必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

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

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

何用之廢以為刑政

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

觀其中國家百

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

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
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
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脱此字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
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
先王之書所以舊脱此字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脱
此字增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
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
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
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
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

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

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

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

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誅也

說百姓之誅者爾雅云誅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是

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

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

此管字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

湯封於亳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北杜陵亭也从高

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

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亳王號湯非殷也此

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

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以不狂為狂也絕長繼短

此幾許君地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言則

分也移或多字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

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

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

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

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

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

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

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

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

鄉同

義人在上天下

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

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

以勸賢

中篇作勸沮是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

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

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

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

衣食舊脱此字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

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

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不順其

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

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

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帝

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龔喪厥師孔書作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

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冝事上帝鬼神孔書作

帝祗弗事上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乃曰

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天亦縱之

棄而弗葆此孔書無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有據上文當

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

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

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

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

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

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

中作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

而不先立義法

義上篇作儀義同

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

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

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

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

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

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

據上篇有政字

此言之三

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以命爲有五字

或以命

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

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

謂之亡然胡不

舊脫此字

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

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

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

生對之曰未詳生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

字即識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意亡無上同昔三代之

暴不肖人也下篇作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

乎意上此言出之暴不肖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

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

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

盧云此已上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

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

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

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

居宅無人曰虛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

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

繆不慎其心志之辟同僻外之毆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

文驅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一罷

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

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視其親戚

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

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

必舊作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

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

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

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

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師下

作用爽厥師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

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勗其

務

言毋勗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

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文與上文篇小異

此言紂之執有命

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

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

之執令於然且

當爲曰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

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

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

害之故當天

當爲夫

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

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

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

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

之者有

舊脫此字一本如此

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

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据前篇當

為情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

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

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

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

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

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

易

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

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

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

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

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

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

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

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

一本無此字

道術故上

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

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